



影印

四庫全書

文淵閣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七十九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本冊目次

詩說解頤

明季本撰……………一

讀詩私記

明李先芳撰……………五〇五

詩故

明朱謀偉撰……………五四九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說解頤
總論卷一
正釋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建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菴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王翼憲

謄錄監生臣李崇實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三

詩說解頤

詩類

提要

臣等謹案詩說解頤四十卷明季本撰本字

明德號彭山會稽人弘治丁丑進士官至長

沙府知府本師事王守仁著書數百萬言皆

發其師說是書其一也凡為總論二卷正釋

三十卷字義八卷大抵多出新意不肯剽襲

欽定四庫全書

詩說解頤
提要

前人而微引該洽足以自申其所見凡書中

改定舊說者必反復援據務明著其所以然

如以南山篇之必告父母句為魯桓告父母

之廟九罇篇之公歸不復句謂以鴻臚向則

不復為興下泉篇之邠伯為指邠之繼封者

而古皇父卿士章謂以寵任為先後改崇卑

不嫌襍陳類弁篇之無幾相見句為兄弟甥

舅自相謂如斯之類皆足於集傳之外備說

詩之一解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亦頗引用之雖間傷穿鑿而義多微實究非王學末流以空談求勝者比也明洪武中大學士朱善作詩解頤四卷名與本此書相同然推陳出新則本此書較善多心得焉乾隆四十二年八月恭校上

總纂官_臣紀昀_臣陸錫熊_臣孫士毅

總校官_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詩說解頤

序

詩遭秦火全經不存世儒收拾於煨燼之餘綴為三百五篇之數非古經也春秋諸大夫所賦之詩如野有蔓草之類所謂亂世之音也此乃孔子未正樂之前流於民俗習而不知正其在所刪者班固乃謂詩三百五篇遭秦火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失經意甚矣詩之失傳大抵如此漢初言詩者齊魯韓毛四家而毛氏之傳自謂出於子夏著之為傳始露萌芽至於鄭

欽定四庫全書

詩說解頤

玄力主毛說而為箋以發其意於是毛詩行而三家之說廢矣自茲迄宋莫不宗毛小序之言據為定案謂學詩而不求序猶入室而不由戶也故雖大儒如程子嘗以已見發明其意而亦不以其說為非則若其傳真出於子夏者矣惟鄭夾漈作辯妄以詆小序而朱子取之亦為辯說一洗序說之陋而又為集傳以詳解之可謂有功於詩學矣特其所見猶泥舊聞而詩之大意不能超然悉會於言表則反有以起人復尋毛舊如東萊呂

氏之讀詩記者矣夫東萊朱子之同志也而猶不能信從則何以俟聖人於百世哉隋王通以諸侯不貢詩天子不采風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而作續詩是經尚可續而況於傳乎張子曰置心平易然後可以言詩涵泳從容則忽不自知其解順矣此說詩者以意逆志之宗旨而詩傳之所以可續也苟得其意而於詩學少補分毫則其為說雖朱子亦當謂其能繼志矣庶幾一解順焉自漢匡衡傳載匡說詩解人順之語而宋范處義

欽定四庫全書

詩說解順音編

國朝朱善皆以解順名詩說則解順者釋經舊名也今愚亦以是名書其名同其義不相襲也蓋於舊說多所破之而一以經文為主書有總論二卷以提其綱正釋三十卷則說正經者也別為字義八卷附於其後以補正說之所未備而性情之本名物之詳一覽可盡矣
嘉靖丁巳歲三月既望紹興彭山季本書

詩說解順總論引

子輯詩說解順有正釋三十卷字義八卷此諸家舊說為詳然一以經文為主而於舊說多所破之覽者或未能悉達故述總論二卷以冠其端知總論然後知作詩之本義而考見得失由是而讀全經則條理分明可以得其指意之所在而凡與先儒之說有不合者可以照澈而無疑矣故總論者讀詩之要訣也今特摘出以便觀云

欽定四庫全書

詩說解順總論

嘉靖壬戌歲冬十月晦日七十八翁彭山季本識於東郭書齋

欽定四庫全書

詩說解頤總論卷一

明季本撰

總論

按朱子於詩序有解說而六義於綱領又詳

論之今考為總論以見一經大意東萊呂氏

讀詩記綱領別有詩樂刪次及章句音韻訓

詁傳授之目今亦損益其文而附論焉

大小序

欽定四庫全書

詩說解頤總論
卷一

鄭玄詩譜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

陸德明經典釋文舊說云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焉

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訖末名為大序今謂此

序止是關雎之序總論詩之綱領無大小之異

范曄後漢書儒林傳衛宏字敬仲東海人初九江謝曼

卿善毛詩乃為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

風雅之旨今傳于世

隋經籍志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

仲更相潤色

程子曰大序是仲尼作又曰國史知得失之述載其事

於篇端然後其義可知今小序之首是已其下乃說詩

者之辭而後人所附或有失詩意者或謂國史自作詩

亦或有如此者不必盡是自作要之詩皆國史主之也

程大昌攷古編范曄明言衛宏所序者毛傳耳則詩之

古序非宏也古序之與宏序今混併無別然有可考者

凡詩發序兩語如關雎后妃之德也世人之謂小序者

欽定四庫全書

詩說解頤總論
卷一

古序也兩語以外續而申之世謂之大序者宏序也鄭

玄之釋南陔曰子夏序詩篇義合編遭戰國至秦而南

陔六詩亡毛公作傳各引其序冠之篇首故詩雖亡而

義猶在也玄謂序出于夏失其傳矣至謂六詩發序兩

語古嘗合編至毛公分冠者玄之在漢蓋親見也今六

序兩語之下明言有義無辭知其為秦火以後見序而

不見詩者所為也毛公於詩第為之傳不為之序則其

申釋先後辭義非宏而孰為之也以鄭玄親見而證先

秦故有之序以六序綴語而例三百五篇序語昭昭然白黑分矣

章如愚山堂考索詩之有序自太史採詩之時明乎得失之迹已叙其美刺之意於篇之首自美刺一言而下意者講師之說或出於子夏或出於毛公與衛宏之徒非一人之手故其存於詩者文辭重複不然則六亡詩之序何以只存首之一辭如白華孝子潔白之類是也蓋詩之亡者經師不得而見故其序不詳絲衣之序高子曰靈星之尸也以是攷之則詩序附益之辭亦皆非漢儒作明矣

欽定四庫全書

詩說輯明總論
卷一

三

今按毛詩大序本與關雎序合為一篇無大小之異也故蕭統全載此序於文選而謂為卜子夏作其分為大小鄭玄詩譜始言之亦不知其何所起也然亦但以風風也至末為大序至朱子則又以大序止於是為四始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以下仍屬於用之邦國焉以為關雎小序皆以意分之耳大序

之言雜取禮記周禮之文似皆後人所撮拾而以一國之事言風天下之事言雅又以政之大小為二雅

之別則於經義多有不合此決非子夏所作也故韓愈議之而況可謂之作於孔子乎謂大序是仲尼作者程子始言之鄭玄以來無此說也至於小序則其失又甚矣太師陳詩之後雖或國史主之以入載籍未必親作詩且類為之序而義復多違觀其文辭重複非出一人之手蓋必經師之所次輯王介甫又獨謂詩人所自製尤為臆論如果詩人所自製則得詩本意矣雖子夏亦奚以加焉況未經秦火尚屬全經而何其為說多有悖理之甚者邪但詩序篇義舊本合編而毛公為傳始分冠各篇乃鄭玄所親見也則若毛傳之所從出而亦秦火以後經生非有得於孔門之宗旨者若衛宏則亦附著其說於古序之後者歟餘詳見朱子詩序辨說○按孔氏曰漢初為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

欽定四庫全書

詩說輯明總論
卷一

四

傳皆無經文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詁訓傳三十卷是毛為詁訓亦與經別也又馬融為周禮之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為註未審此詩引經附傳是誰為之其毛詩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也今觀毛氏以古序各冠篇端而篇末又總計章句之數則其以傳附經毛氏當自為之故朱子曰序本自為一編別附經後至毛公引以入經蓋亦以此非後人所併矣但毛詩詁訓傳自為一編則不知其併經而言歟或詁訓傳不以附經而序語則以別編仍附經後歟如此則併經附序者非毛氏也疑亦衛宏所為耳

六義

大序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誦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

之迹傷人倫之變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興廢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為四始詩之至也

今按六義之名本於周禮太師風雅頌謂之三經賦比興謂之三緯繼風而言賦比興者先即風而見三者之為緯也風者諷也民俗私相咏歌之辭有嘉人之善而感動良心者有刺人之惡而感動恥心者皆諷言也雅者正也彼此面相告戒之辭有官僚規諫而屬於小者有君臣訓諭而屬於大者皆正言也頌者容也公也臣子形容功德之辭有稱頌先君之德而追思者有稱頌時君之德而祝願者皆公言也亦面陳之而非私諷故與風人歌咏之體不同淫辭不

可以為諷邪辭不可以為正諛辭不可以為公但秦火之後詩篇錯亂多失故序而又雜以里巷狎邪之言則其義始不明矣詳見後刪次條下風雅頌體亦有相兼者如崧高列於雅而曰其風肆好是雅兼風也但以作者本在雅非私諷之辭則不可以為風他如鴈鴒之有頌辭是風兼頌也但以作者本在風非面陳之辭則不可以為頌亦各從其類而已非以其音節之異而有三者之分也若吉甫作誦之誦則誦

說之誦非祝頌也賦只是直述事由以盡其情狀比則即物為喻意在言外然有二義有相繼言其事者有全不言其事者興則因物發端引起下句亦有二義有取於義而發者有因所見而發者各隨文求之而已此六者不過見三百篇之綱領體例耳非興觀群怨之所係也華谷嚴氏乃以風雅頌不為三經而與賦比興自為三百篇中之六義則太師之言何不並言風雅頌而屬賦比興於風下以見雅頌之同例

乎其言亦太好竒矣章句中分別賦比興之例別見章句音韻條下○序言風處大指得之矣但以一國之事為風天下之事為雅則風亦有關天下之事者雅亦有關一國之事者恐不宜如是之過析也至以王政之大小為小雅大雅之分亦非名雅之本意而頌止告成功於神明則尚有臣子祝頌其君之德一節將何所屬乎此又偏辭也○變風變雅舊說王道盛則風雅皆為正王道衰則風雅皆為變是以時世

之盛衰分正變也如文武西周之盛世則為正成康以後治化不及西周則為變耳竊疑之破斧之在幽風淇奥之在衛風緇衣之在鄭風車攻之在小雅烝民之在大雅皆歌咏盛德之言不可以為非正而成王望治之時宣王中興之日平王靖難之初猶存先王之舊而皆謂之為變其心亦近於不廣矣夫文武周之盛世也其詩列於樂官者皆周召之手定其正不待言矣然成康之世亦有周召之遺風自此以至

宣王中間雖經夷厲之亂而宣王中興能復文武之業仲山甫尹吉甫諸賢在位其所采之詩必皆可與先王並美未必非周召家法也繼宣而為幽王繼幽而為平王而始東遷東遷又四十九年而春秋始作春秋之作以詩亡也然則東遷之初雖承幽王之無道而賢人如衛武公鄭武公者相繼為王卿士則太史所掌之詩未廢公論猶存不可以為詩亡而其時太史所采取者固亦瞽矇之所諷誦必具有成書苟得其舊次無待於孔子之刪定而孔子之刪定乃為詩亡而發此與詩亡然後春秋作之意實相表裏也竊意詩亡之前太史之所采取者以之為正詩亡之後孔子之所刪定者以之為變亦可也正變之說本非經文而序說有之亦何所據況今列於風雅之詩意指差訛篇章錯亂未必皆得其所乎鄭氏緣此遂為詩譜列文武夷厲諸王之世而以周召幽邶諸國分附其下歐陽氏又從而補其殘闕不過因序說而

強排耳何以必知其然哉至於孔氏為王道衰諸侯有變風王道盛諸侯無正風之說則益贅矣餘詳見後刪次條下○序謂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變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若以為作詩則公卿大夫匹夫匹婦皆得為之而不可專言國史以為誦詩則太師之屬瞽矇之職而亦非國史所能與也朱子既論其非矣然華谷嚴氏以為古者有采詩之官其巡狩也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采得之後屬之國史國史明得失之迹謂知詩人所言之意也知其意在於哀傷人倫刑政之失發於情性而吟咏之以風刺其上蓋通達古今之變而思先王之舊也此皆詩人之意唯國史能明之故題其事迹於篇端也此說於義亦通今姑存之○史遷云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朱子引以明四始之義竊謂周南之首關雎固無異議若鹿鳴文王清廟之為

三始義則未安古詩散亡之後簡編錯亂者多矣豈可據此三詩以為始乎蓋四始者言風化之所由也○風雅頌之次先後亦有義焉風以感發人之良心也人心正而後有正論故雅次於風朋友正而後君臣正故大雅次小雅君德正而後成功故頌次大雅然皆起於風而風以二南為本魯商二頌之繼周者諸侯之國有聖人之遺風焉亦可頌也周公商王之德異於他國故特舉而言之耳商有頌而夏無頌者

欽定四庫全書

詩說解題總論

十一

商則有宋存焉夏則杞不足徵矣詳見魯商本頌下

詩樂

書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書益稷帝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候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禮記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周禮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

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太師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以樂教國子

前漢禮樂志周禮自卿大夫師瞽以下皆選有道德之人朝夕習業以教國子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

欽定四庫全書

詩說解題總論

十二

儀禮鄉飲酒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苢采蘋告於樂正曰正歌備

禮記鄉飲酒義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

儀禮鄉射禮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苢采蘋告於樂正曰正歌備

儀禮燕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奏南陔白華華
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
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
芣采蘋太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

儀禮大射禮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奏騶首以
射

禮記射義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騶首為節卿大夫
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詩云魯孫侯氏四正具舉

欽定四庫全書

詩說解題總論
卷一

十一

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
燕則譽

禮記玉藻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旋中規折旋中矩

國語叔孫穆子聘于晉晉悼公饗之樂及鹿鳴之三而

後拜樂三晉侯使行人問焉對曰夫先樂金奏肆夏繁

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繇則兩君相

見之樂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今伶簫詠歌鹿鳴之

三君之所以貺使臣臣敢不拜況夫鹿鳴君之所以嘉

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
敢不拜章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
必咨於周敢不拜教

左傳僖公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至秦穆公享之公子
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
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
敢不拜

文公四年秋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

欽定四庫全書

詩說解題總論
卷一

十四

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昔諸侯朝正於王於
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
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
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
取戾

文公十三年冬公如晉還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
鴈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
之四章文子賦采芣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

成公九年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

成公十二年晉卻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縣焉卻至將登金秦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

欽定四庫全書

詩說解題總論

十五

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思爭尋常以盡其民畧其武夫以

為已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

襄公八年冬晉范宣子來聘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

欽定四庫全書

詩說解題總論

十六

王以為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十四年春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范宣子將執戎子駒支對以無罪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于會成愷悌也

十六年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曰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祈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匄在

此敢使魯無鳩乎

十九年冬十有二月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盍敢不承命二十年冬季武子如宋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棠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

二十六年夏六月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

欽定四庫全書

詩說解題總論
卷一

十五

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鸞之桑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

二十七年春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

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

宋之盟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太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賦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鵲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閭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欲辭福祿得乎

欽定四庫全書

詩說解題總論
卷一

十六

秋楚薳罷如晉蒞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叔向曰遂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

昭公元年春季武子伐莒取郚楚告于晉請戮其使趙

孟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二章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

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賦瓠葉子皮遂戒穆叔具五獻之遵豆於幕下趙孟辭乃用一獻趙孟為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芣曰小國為繫大國省穉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

欽定四庫全書

詩說解題總論
卷一

十九

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危也可使無吠

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享之季武子賦繇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自齊聘于衛衛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

三年冬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

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

十二年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享之為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

十六年春三月晉韓起聘于鄭夏四月鄭六卿饒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奮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太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

欽定四庫全書

詩說解題總論
卷一

二十

勤子至于他人乎子太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擇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脫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

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宴季平子賦采芣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其國其能久乎

二十五年春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

定公四年冬吳入郢楚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秦伯辭焉使歸就館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論語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欽定四庫全書

詩說解題總論
卷一

三

朱子曰舊說二南為正風所以用之閨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十三國為變風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肄備觀省

今按詩長言之則為歌歌則有高低疾徐之節而為聲律聲律和則為樂詩也者以聲之發者而言也樂也者以聲之和者而言也詩即樂也播之八音不過諧此歌耳古人之教最重於詩故先王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取其言之得正者定為雅樂而使人歌之

以教國子胄子即國子也於凡人之不德者則使樂

工以其所采納之言鵬之於歌以興起人之善心此虞庭工以納言時而鵬之以觀庶頑讒說之改過正與太師以六德為本而歌詩以為教者意同詩之教行則人心無不和而神亦應之錫以和平之福矣故曰八音克諧神人以和然則詩之所係豈不大哉○天子巡守命太師采詩觀風之云朱子以為諸侯采之以貢于天子天子受之而列于樂官蓋本王通諸

欽定四庫全書

詩說解題總論
卷一

三

侯貢詩天子采風之說夫詩由諸侯以貢而天子即受之以列于樂官則是無所去取也假令巡守之際諸侯有不德而諱言其惡壅遏民隱而不以上聞則將何以考之朱子又曰男女相與咏歌以言其情行人振木鐸徇路采之此言深得先王采詩之意但所謂行人者當為天子之行人也竊意得詩之後亦必使方伯覆覈其實然後報於天子以行黜陟而樂官可列焉作樂以宣八風太師之職也故使專掌其事